

香 港 散 文 典 藏

顧問
劉紹銘 陳萬雄

主編
黃子平

羊吃草
西西集

西西

何福仁·編選

中華書局

羊吃草

西西集

西西

何福仁·編選

中華書局

□ 責任編輯：舒非
□ 裝幀設計：洪清淇

〔香港散文典藏〕

顧問：劉紹銘 陳萬雄

主編：黃子平

羊吃草·西西集

□

著者

西西

□

編選

何福仁

□

出版

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一樓 B
電話：(852) 2137 2338 傳真：(852) 2713 8202
電子郵件：info@chungwahbook.com.hk
網址：http://www.chungwahbook.com.hk

□

發行

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
香港新界大埔汀蘭路 36 號
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
電話：(852) 2150 2100 傳真：(852) 2407 3062
電子郵件：info@suplogistics.com.hk

□

印刷

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

香港觀塘榮業街 6 號海濱工業大廈 4 樓 A 室

□

版次

2012 年 5 月初版

© 2012 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□

規格

大 32 開 (210 mm × 153 mm)

□

ISBN : 978-988-8148-95-0

《香港散文典藏》出版說明

百年之前，孫中山先生領導同盟會揭竿而起，推翻帝制，建立共和。1912年元旦，中華書局在上海呱呱墜地。一百年，在歷史長河中，不過是彈指之間，但在這一百年裏，在香港、中國，以至全世界，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。

百年之前，中國才剛剛掙脫了帝制的鎖鍊，蹣跚起步，試圖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。

百年之前，中國現代出版業，尚處萌芽階段，無論經驗、設備與水平，皆與西方國家相去甚遠，但一群有志之士，艱苦經營，孜孜矻矻，希望以文化救國，以知識與知性，喚起老大衰弱的祖國，喚起沉睡未醒的民族。中華書局，在這百年之中，筆路藍縷，探索前行，幾經戰火洗禮，數歷政權更迭，始終屹立不倒，成為全國有數的百年企業，也成為推廣中華文化與教育的著名品牌。《香港散文典

藏》，正是為了紀念中華書局成立一百周年而推出的重點叢書。

散文，並非動輒百萬言的煌煌巨著，亦非歌頌時代風雷的史詩，而是個人對所見所聞的描繪，對身邊事物人情的感悟，相比起高屋建瓴的作品，散文也許只能算是文學中的小品。雖屬小品，散文卻自有其獨特的魅力和價值。寫散文，作者通常不會有文以載道，主題先行的心態，多屬抒懷遣興，觸景生情之作。唯其如此，在散文中往往更見到作者的真性情真胸臆，通過他們的眼睛看到一個與我們自身經驗迥異的天地。

英國詩人布萊克（William Blake）有言：「從一顆沙粒看一個世界。」同樣地，從名家的散文之中，我們可以窺見他們對身處時代的觀察，可以感受到他們對生活和事物的體驗，通過他們的文字認識到作者身處的世界。

我們所選的這些作家，出身背景性格喜好各有差異，但共通的是他們都有着看通世情的睿智目光，有着對歷史和人情的深刻了解，有着對身邊大小事物的奇妙觸覺，有着一枝把所見所聞所感表達得引人入勝的生花妙筆。通過他們的文章，我們可以進入到一個更為廣闊的世界，和他們一起分享生活的經驗與感觸，深入了解他們和我們都生活於此的這個時代。

百年之間，物換星移。國家有盛衰，政權有更替，人物有升沉。風起雲湧，多少英雄，如今安在，但出色的文章，卻能跨越時空，一代又一代地流傳下去，一次又一次地感動讀者。

我們期望藉這套《香港散文典藏》，能夠或多或少地把這些美好文字承傳下去，讓後來者可以和我們一道，分享這個變幻無窮、亦悲亦喜的時代。

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編輯部

散文裏一種朋友的語調

何福仁

我想先從寫壞了的散文開始，不是漢語的，而是英語。亞瑟·克拉頓—布洛克（Arthur Clutton-Brock, 1868-1924）晚年談英國的散文（On English Prose），指出英國人對散文有一種偏見，以為接近詩的最好；這是把散文當成詩的窮親戚。然後他指出英國散文兩大毛病，其一是卡萊爾式的文風，作者用一種高昂、聲嘶力竭的聲音說話，把寫作當成演說，一味炫耀口才。其二，則是作者好為人師，任何時候總有一些道理要講，總要教人一點什麼。前者可怕，試想想，走下舞台，仍然用高八度音階的嗓門說話，不是很可怕麼？後者則屬可厭，他有教無類，硬把所有人都塞進他的門下。

何以這是寫壞了的文章呢？毛病在兩者都出諸一種俯視眾生的姿態。那個說話的我，是大我，是超乎眾人的我。他們不說話則已，

一開口，就高高在上。他們無視任何場合、對象，永遠用那麼一種自我中心的腔調說話。他們並不會和朋友閒話家常；他們自然也不會有什麼朋友，不見得需要朋友，朋友都變成聽眾變成學生了。可是這種說話的態度，久而久之，結果是平白、切實的話再不會說，話裏總要加添許多裝飾、戲劇式的東西。

這位學者的見解，我並不完全同意，但令我回過頭來思考。因為與上述二者不同的，合該另有一種常人的態度，那個說話的我，既不自以為高於其他人，也絕不低於其他人。這個說話的「我」，是「眾我」之一，說者聽者平起平坐；而說話的語調自然而親切，一如朋友。當然，對某些扭曲的現象、事態，談起來，言辭也會變得嚴厲，彼此彼此。其實朋友交往就是這樣，有時可以發發脾氣，只要不是亂發就行。誰會喜歡和一支永遠攝氏二十四度的寒暑表做朋友？於是，這就有了對話的可能。

平素我們會聽聽講演，時而希望獲得高人指點，但作為文明的成年人，我們更多的時候倒情願和朋友閒聊，那是我們更珍貴的、常態的情感生活。朋友之間聊什麼，可以有特定的話題，那是討論，一旦煞有介事，嘴巴和耳朵都會認真起來；但更可以沒有，那就果然是閒聊了。總之朋友不是工具，不是可以利用的資產。如果談的是趣聞，樂得彼此分享；苦事麼，何妨互相分擔（苦事、慘事，奇怪我們喜歡演說、喜歡講道理的偉人仍然會用「分享」一詞）？在談話

的過程裏，有交流，眼神的，心靈的，真好，因為說者不是緊握拳頭，站在講台上，說而且演，而聽者無需仰起頭來，乖乖把手放在膝上，裝出聆教的可憐樣。

朋友有時會自嘲，偶然又會調皮地自誇，有時會流露自己的缺點，會把偏見告訴我們。但無論他說什麼、怎麼說，我們都很清楚，他不是完人，我們也不強求他是完人。只要他的精神健全，沒有罔顧一般的道德準則，那就行了。對導師，對精神領袖，我們才有更高的道德要求。他並沒有假扮神童，長大了竟然也事事精通的意思。散文家而沒有兩、三種一偏之見，還是散文家嗎？「我」而沒有若干特殊的好惡，那還是「真我」嗎？有時，他的確有所觀察，有所心會，有些妙趣的想法，這就更好了。好的朋友，像一面鏡，不是變形的哈哈鏡，令我們看見自己，令自己反省、進步，令我們成為真正的自己。

二

散文裏最重要的人物，——如果有人物，就是那個表述的「我」。這個「我」，也許根本不出場，但一椅一桌，莫不通過我的觀察，我的選材，用我的聲音表述。當然，在小說裏，敘事的「我」，不一定是作者本人，那可以是角色扮演，即使那個「我」用上作者的名字，也不一定就是作者自己，真真假假，那是有意的顛覆。照熱

奈特 (G. Genette) 的說法，小說敘事的 mood 和 voice 是有分別的，試以西西的小說《肥土鎮灰闌記》為例，mood 是元朝的五歲小孩，voice 卻是出入古今六百歲，有現代意識的成年。散文裏的「我」則甚少這種變異，如果有，那就靠近小說了。

朋友要我編選西西的散文，並且談談讀這些散文的感想，我想這個「我」是關鍵詞。我同時想到，我應該嘗試用一種比較放鬆的腔調。克拉頓—布洛克抱怨英國散文的瘋牛之疾，漢語的散文豈能免疫呢，那種裝腔作勢的架式，加上一味美化自己，往臉上貼金的散文其實到處為崇。但香港散文的特色，而且是好處之一，也可能是過去跟其他地方的漢語寫作不同之處，即是敘述時一個平視的「我」。追溯起來，這大抵和現實環境有關。我們都是移民，分別只在新舊，有些初來，有些父親的父親就來了。在英國人治下，早期這個「我」，既內望，又外看，也許並未成形，還不完整，但不得不承認，這地方相對地比較自由、開放，沒有一個我們必須膜拜的偶像。許多在其他地方受禁制的訊息、書籍，這裏都可以看到，這也塑造了「我」的視野、品性。然後，大概上世紀六、七十年代吧，日漸長成，既不得不受外來大氣候的影響，——這令我們謙虛，又不得不依靠自己，摸索，琢磨，然後獲得自己的聲音，一種不亢不卑的聲音。

說話的環境也產生作用。香港散文有一個特殊的場域：從上世紀

六、七十年代興盛起來的報章專欄。早期的報章副刊稱為「諧部」，以別於正論的「莊部」，目的是表現日常生活的情趣、調劑現實的種種壓力，當然，也顯示它並不是主角，像粵劇的丑生那樣，可以插科打諢（我少年時看過梁醒波的表演，連生旦都跟不上）。可這麼一來，副刊專欄一直成為自由抒寫的空間。部份專欄作者不忘對現實政治的抒發，儘管如此，或諷刺，或寓言，往往也不乏文學的筆法；更多的，則是對自身生活感受的刻劃。從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，整整數十年，香港報章的副刊，百花齊放，各式紛陳，曾是我每天的精神食糧。我一位朋友多年前移居外國，他最懷念香港的，是早餐時一杯鴛鴦，攤開幾份副刊，叩訪上面熟悉的作者一個個劃定的房子。黃昏時，還有一兩份晚報。每天看，長期看，他覺得這些作者像朋友，他都熟悉。

三

西西大部分的寫作，都先在報章、雜誌上發表。散文往往以專欄形式，刊登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空間，有的寫生活，有的談閱讀、談畫、談音樂，或者一段文字，拼貼一幅畫，以至應邀專談足球等等。無論是什麼特定的欄目，那始終是我們熟悉的，一種平實、朋友家常的語調，這語調親切，富於情趣，時見獨特的角度、奇妙的想像。這種筆調，和她的小說、詩，無疑是一脈相通。她絕少激昂慷慨，侈談什麼救國救民，她甚至不用感歎號（台灣的楊牧也不

用)，偶然出現一兩個，原來是報刊的誤植。這種語調的作者，有他自己的看法，興趣極廣泛，並且轉益外國最前衛的養素，卻不會以為長於執筆寫字，就同時精通政治經濟，以及一切令人肅然起敬的東西。記得五十多年前，家父在新界鄉下教書，晚上經常有村民來訪，神情腼腆，原來是請求家父讀信寫信，同時就詢問他一些其他的意見。一次兩夫婦到來，談不兩句，女的號啕大哭，原來他們的牛病了，請教療法，結果大失所望。父親說：我怎麼會懂？你們養牛，不是應該比我懂？這給我很深刻的印象。到大家都會讀書了，到訪的就不是學生，而是朋友。

運用朋友的語調寫作，絕不等於可以胡言亂語，想到就說。我手不等同我口，出口成文的說法，是簡化了汰選、轉化、整理的過程。這過程，容或熟而生巧，但熟得過了頭，反而變得油滑、陳套。然則平實的語調，尤其需要別出心裁的角度，言人之所未言或者少言。我們很難說西西某些句子寫得特別好，某些段落是金句，不是這回事，她並不煉字，要煉的是意，是整體。那是另一套美學。試看這兩段：

更多的時候，我們互相靜坐不語，當我從書本上抬頭，總看見你或近或遠，對我凝神看望，而且目不轉睛。多麼明亮美麗的一雙眸子，充滿感情、善意。你在想些什麼？我無法知悉。我在想些什麼，你也不會知道。我在想，是什麼機緣，讓我們可

以在當下這寧謐的環境裏相遇，彼此認識，成為異類的朋友？世界多麼遼闊，世事多麼紛亂，我們卻在地球的一隅，面對面，彼此無話，其實也無需說話，讓時光漸漸流逝。但這樣和諧的日子能夠延續多久呢？大花呵，人生苦短，貓生也不長。你忽然已經十五歲，相當於我們人類的七十五歲，你竟然已比我還年長了。我們早晚都會歸於塵土，不是消失，而是變換形態，變成別的東面，成為雨滴、沙粒、微風，活在其他人的記憶，然後，連記憶也變得不可靠，沒有了。

我喜歡貓科動物，喜歡獵豹、花豹、金錢豹、雪豹，我喜歡你的近親：老虎。你們都有明亮美麗的眼睛，像碧玉、翡翠，像琥珀、藍寶石，甚至像鑽石。而你，你的眼睛就是貓眼石。我常常想，宇宙間的寶石就是你們的眼睛化成的，其中蘊藏着你們不朽的靈魂。大多數的動物都有奇異的眼睛，例如狐狸、青蛙、狼、鷹、企鵝、海象，甚至八爪魚。但你們的眼睛特別動人，因為會閃爍變幻。如果所有的貓科動物都閉上眼睛，世界會變得多麼荒涼。

——〈那一雙明亮的眼睛〉

我本來想截取其中的一兩句，看來看去，還是放棄了。這本書，上編從西西已出版的散文集選出，下編雖先後在各地報章、雜誌上發

表，但從未結集。換言之，我其實只編了半本。我的解釋是，上篇可以結交新朋友，下篇則是給舊朋友的驚喜。如果新舊朋友都不滿足，那只能怪編者自己；補救之法是請去尋找原裝的版本。這其中我特別選了些篇幅較長的文章，像〈上課記〉、〈卡納克之聲〉、〈清暉園〉、〈以色列一周記〉等等，讓熟悉她的朋友，看看她如何細緻地處理不同的題材，那是她精神飽滿時的面貌。

目錄

- i 《香港散文典藏》出版說明
v 散文裏一種朋友的語調（何福仁）

上 編

- 3 造房子
5 答問
7 羊皮筏子
11 交河
15 店舖
19 狒狒
22 家具朋友
29 羊吃草
33 看貓
41 石上
43 外面

- 45 彩虹
47 鄰居
49 好重
51 接異
53 快樂
55 穀熟
57 門神
59 上學記
97 卡納克之聲

下 編

- 143 五峰園
145 半園
148 何園
149 曲園
159 聽楓園
163 个園
164 藝圃
170 清暉園

- 210 怡紅院的室內設計
- 217 從一幀劇照看《赤壁》的室內設計
- 223 在書房裏玩隔間遊戲
- 227 家具清單
- 234 素牆
- 237 擬仿物
- 242 魔鏡
- 244 那一雙明亮的眼睛
- 258 以色列一周記